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六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梁 朱温 名全忠募唐

南宮靖一

五代始於梁梁始於朱温温本黃巢賊黨力屈來降既受同萃
節鉞又與宣武重鎮寵過而驕遂行篡弑刑虐不悛賊殺無辜
不念聚麀之耻釀成友珪之禍未及七年其子屠之與祿山無
異回視昔日弑逼之慘天之報之足稱其施矣均王友誅友珪
而嗣立以義討賊成功固宜然梁之稔禍非一朝夕梁王才不
逮人寵任趙張擯棄敬李賣官鬻爵貨賄公行政事不修威權
日縱唐兵一麾宗廟遽滅非李亞子用兵之善乃梁之自不善

耳

王彥章

胡寅

彥章固善閉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夫人能破之矣及李周固守則彥章以十萬眾而不能克其才亦可見矣然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龐師古

歐陽修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疆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於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疆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

兵法固有以寡而敗眾以弱而勝強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耶

後唐

先主

姓李名知誥為徐溫養子後改名昇

馬令南

嗚呼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乎舜之後千餘年而有陳陳亡而田氏專政於齊禹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而勾踐得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近而興起矣故晉以天下喪於狄人而瑯琊繼之唐以天下篡於朱梁而烈祖紹之然則盜名器操生殺制一方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與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畧而深沉寬裕本於天性幸而適當中原擾攘之際故數年之間有足

物論
觀者

莊宗 存勗

南宮靖一

莊宗之興唐本於李克用克用雖沙陀微種奄有河東巢寇之平功爲諸將第一上源之變訢于朝廷而不獲伸遂與賊梁治兵相攻積年不解然安於爵列爲唐純臣每有除吏耻行墨制必表聞朝廷觀其答蜀王書曰誓此一生靡敢失節此其忠義上通於天賢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臣之体述其忠義功烈爲唐末第一流蓋以此也作史君子在賊梁篡唐之後每克用舉事必特書唐晉王克用云云亦庶幾可以明克用素志矣莊宗以弱年嗣伯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之人乃能以

息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盡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并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寇殄滅當是時諸侯陸梁踞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行恃其險遠辭禮踞慢偏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其所爲可謂壯矣惜其滅梁之後氣驕志小矜功自喜用宦者爲監軍以伶人爲刺史悅姦諛之輩任亡國之人貸民錢恣遊獵采民女借二稅造樓觀殺勲臣史不絕書性酷好伶優恣其出入狎侮縉紳群臣憤疾莫敢吐氣至有反相結托以希覬恩賞者李天下之號披襟當之至於批頰而不耻此乃小人下流之態豈可以負乘南面之上哉弒在門高焚以樂器蓋其自取作史者於其被弒也以伶人郭從

謙表而出之所以為後世鑒戒也昭昭矣

張承業

胡寅

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法矣為晉養民畜財軍興不之戕也受克用顧托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烏有趙高石顯張讓之禍哉

評 承業之才之節雖賢士大夫何讓焉是未可以貂璫而少之也

張承業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然其為大害畧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更一行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此人有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於篇

唐 明宗

克用養子師源即鴈門部將電之子邈佶烈也

歐陽修

予聞長老為余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為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起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

人物論
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
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
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耶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
詔武德司宮中毋得掃雪曰此天之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
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
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輟寘之死曰此民
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率物蓋亦
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
年為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寔賴以休
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

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變起倉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歎恨
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者有
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變見不足惧
小人訛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蝗蟲不足惧也賢士
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
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
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圜安重海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
譽亂真之弊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元行欽

歐陽修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耳故曰主在與在主亡

與士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
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節誠有足嘉夫及
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救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
雖不屈而死非其志烏足貴哉

評 元行欽非畏死者其不死於莊宗者當以晏子不死崔
難觀之

閔帝 從厚明宗第五子

歐陽修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
將及而不惧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
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藏至於殞身赤族其際自茲
及愍帝之亡也穴於徽陵其土一壠路人見者皆爲之怒使明
宗爲有知其有愧於重誨矣哀哉

廢帝 從珂

潞王本王氏爲明帝養子僥倖以奪人之國其始也戕民以買
國其終也民散而國亦從之矣使無石敬瑭跋扈吾恐叛逆之
人亦不能久而况奪敬瑭之節度殺敬瑭之子弟以自促其土
也哉

宋令詢

胡寅

歐陽公五代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
其官微其事畧故遺之與夫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真其國

矣所以不終者身乏股肱朝無禎幹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雖王彥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後晉 高祖 石敬瑭唐明宗之婿

南宮靖一

晉石敬瑭以唐朝禁裔之親地勢尊重逼於猜嫌請兵於契丹賂之以土地而取人之國齊王舍桑維翰之忠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胡自陽城一捷之後驕奢益甚廣置宮室崇飾後庭賞賜優伶多寡無筭委任馮玉倚勢美權賂遺輻輳朝政日壞迨契丹入寇束手就縛迹其人謀豈不幸哉

石敬瑭

王世貞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廢卷嘆也曰嗟夫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棄廢冠履潰坊隘椎衽衣冠納之腥穢即無復論矣謬哉石晉之以中國狄也三代以下其盛者無過匈奴突厥柔然吐蕃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間入之然而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飲食嗜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魚龍之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日而騎且馳射之令技北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土風物候今俗南矣挾北技就南俗更數十百年而其勢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金之一撮而食半也元之再撮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與 明 高皇帝之勳豈不均角重昭揭萬古哉余間者欲竊取春秋之

義始石晉訖明

高帝成一家言而力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評 石晉以幽冀十六州之地與狄至我明

聖祖始復之一罪一功昭若霄壤真有用之文

桑維翰 景延廣

歐陽修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也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張誼

胡寅

攻已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王有預防之憂疑知誼賢而亟薦之非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誼說而未能有行焉則以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贈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事安得並行而不悖耶誼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之不問也

桑維翰

胡寅

宰制運動據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智遠杜重威之徒皆為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才否既一槩用之又不要知遠以權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耳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寧力啓上心解崧之意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為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豈遽亡乎

劉知遠

胡寅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此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為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漢

高祖

劉知遠

隱帝

承祐高祖第二子

南宮靖一

漢起於劉知遠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遷中原無主不動聲色據南面而君之蓋非幸禍而興適乘時而作也故一聞晉陽稱帝而陝晉諸郡爭殺契丹使者遣使奉表稱款不暇中國之正氣藉以少延可謂幸矣然知遠素非掃除暴亂之才又無積行累仁之德其能久乎隱帝雖有君天下之號而政

非已出民不知君自三叛既平日驕日縱郭允明諂媚得幸王
章以聚斂掌財無故屠其大臣自殞其軀父子相承四載而滅
自古享國未有如此之促者也

周 太祖 郭威 世宗 柴榮大祖后

歐陽修

嗚呼本紀五代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弑唐戕

克寧莊宋而殺存義殺從璨明宗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

絕矣大妃薨而輟朝莊立劉氏馮氏為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

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出居喪改元而

用樂愍殺馬延及任圖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

山莊傳箭明而撲馬出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世宗區區五

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

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儀刑統其制作之法皆

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

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中國悉毀銅佛像

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

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

不敢言常因讀書見唐元禎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

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

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
計策復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

座側其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及其虚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
賢王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說其輕社稷之重而
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疆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
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太祖 郭威

南宮靖一

周興於郭威威而弒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羅貢獻珍食碎
後宮寶器詔百官上封事又謁孔子祠躬拜其墓當此亂離之
際善政迭書况有王峻以贊軍事有范質以守法度有李穀以
導主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為有足稱者先儒稱其為唐明周世
之亞蓋以此耳然帝既已文身甘心從夷而又偃然自處天位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雖小人亦以毀傷為忍而帝曾無忤容則
是黃屋之中居一黥人耳何以令天下衆庶乎觀帝語劉崇曰
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帝之自處亦甚明矣世宗以柴氏子入
繼大統即位之初憤然欲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治切真中原
之主也首誅樊何以正軍法革五十年之弊政遂能變弱為強
因敗為功乘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兵整衆銳意進取於是
南割江西克秦鳳北取三關威武之聲震響夷夏應旆發策出
人意表其伐南唐問計李穀復克淮南盛穀疏以囊實之座右
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又勤於為治發奸摘伏聰明如神有司簿
籍過目不忘且與王處訥實儼之徒脩通禮正刑統制度文為

皆可施之後世而又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隣國王環以不
降受賞劉仁瞻以堅守蒙褒張美以私恩見疎嚴續以盡忠獲
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見棄此其好惡固不凡矣况
當是時王朴實佐之其君臣相得近世以來未之有也是以即
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八十六以佛像鑄錢嘗夜讀
書見唐元禎均田圖乃詔頒圖法於天下使吏民先習知之期
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模豈小小哉亦其注意元元留心
邦本於五代十二君之中獨稱為最漕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
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立兩税法知早征之爲害
也設科取士知吏治之有方也併鄉置團者絕公皂之侵漁也

積貨不責償欲下沾實惠也親臨御苑以錄囚徒恐獄多寃民
也嘗與將相言曰連日之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
親冒矢石與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爲農夫織婦置
諸殿廷以示務農重本之意亦可謂賢主矣獨惜其左右無勸
學之臣欠格心事業故於人道之間亦未免多有悖戾者又其
用法太酷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略無顧惜之意
薛居正舊史悉書而備載之以見其不能不爲盛德之累良可
恨夫恭帝以區區孺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皇天之眷命然真
人之德業日隆已爲天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乎

王朴

歐陽修

嗚呼作噐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之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耳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疆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才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嘆哉

評 論王朴而歸於周世宗所以儆人君之用人者其意至矣

王朴

楊慎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文治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

近於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五代

歷考五代之世正如中夜晦明孤山窮谷之間鼯鼠鴟鴞狐狸鬼魅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下者朱梁是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晉漢諸君是也有以黥卒而君天下者周郭威是也有以丐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潞王與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則同姓之嗣斃於刀鋸殺戮而不恤盜賊販夷之裔則養爲己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己之所嘗北面而委質者則叛逆篡弒無所往而不爲夷狄之主中國之所當拒而絕之者則稱父稱君極其卑諂而莫之耻首足倒懸冠履逆置自有書契以來其禍敗之酷滅亡之速未有甚於斯者此蓋否之窮剥之終困之甚物之極而將返焉

王彥章裴約劉仁贍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乃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受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

之臣可勝嘆哉

馮道

歐陽修

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獨出於武夫戰卒豈儒者果無人哉豈其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與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苟大能致之與予嘗得

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凝家青齊之間爲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韓熙載

居田里而妄意天下者士之志也昔賈誼欲繫單于之頸遠羈南越未必踐言而志之所尚豈易量耶韓熙載初與李穀相善及熙載南奔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南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周師南征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落魄終不得大用及其既死假之名器與夫生不能用死而誅之者何異哉

韓熙載

胡寅

韓熙載之走江南也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穀沉毅有志畧之比也然自昔都江南者例不能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無常

勢而經營大業有常理漢高光唐太宗皆櫛風沐雨躬環甲冑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六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矣若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項籍以吳中子弟八千橫行天下李陵以荆楚步卒當單于數十萬而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得無數亦皆江南人也孰謂其不可用乎哉

趙匡胤

周德恭

匡胤受周厚恩當主少國疑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義誅鋤叛卒退居藩服當如禹避舜之

子於陽城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踐位庶幾名正言順而無
叛逆之非夫何受命而出因變而返殊無遜避之意遂居九五
之尊殆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

趙匡胤

劉定之

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德取者仁漸義漬而
人不忍釋齒周是矣力取者誅暴鋤亂而人莫能散漢高祖唐
太宗是矣謀取者逢機遣會陽施陰設而人莫或覺宋太祖是
也夫宋太祖取周亦其有可取之機而其謀得以施焉耳何也
周世宗以郭祖妻姪爲其養子而有周之基業固已處非其據
而來姦雄窺覲之心矣中道殞殂符后入宮纔十日恭帝承統

甫七歲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以群帥合謀
託言遼漢之師而空國受于太祖及陳橋事定何嘗見遼漢有
匹馬隻輪寇邊哉且太祖之入也遣親吏楚昭輔入報其母杜
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由是言之謂太祖先不與謀
殆未可也特其方取之際朝不改籍市不易肆既取之後修文
偃武以虐代寬殆有以超漢唐而追商周焉斯則可尚矣

趙匡胤

鄭伯乾

或問宋太祖之得天下果天命耶抑人謀耶予應之曰天命固
有在人謀不盡無也觀其赤光異香之奇實應明宗之祝而紫
雲黑龍之祥已兆漢東之靈此天命以始矣面方耳大不見疑

於世宗掌軍執政嘗見拒於士卒此天命以荅矣遭周室寡婦
孤兒之運而日光摩盪於天文當五代朝君暮讎之時而人心
易屬於將帥此天命以授受矣然禁兵無無故之行陳橋無無
謀之變顧乃虛嚴遼漢之師而禁兵握其手密誘陳橋之變而
諸將餌其心實匡義之定謀趙普之協力陽以事理曉之以蓋
其非陰以策立主之以濟其事不然身上之黃袍豈臨時之易
得袖中之禪詔諒平日之夙成而大志果然猶可驗其素必有
說於母而卒然不覺其情之發露也又况首命諸將之辭已足
窺其本心對泣范質之語不能昧乎天理嗚呼宋祖之得天下
也天命之歸近五代人謀之施過漢唐斷宋史者乃謂末世以
謀而不驗天命似抑之太過曰李二氏乃謂天命有歸而不論
人謀似揚之太過無怪乎或人之問也予故以是語之

人物論二十六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七卷

甫中 鄭賢 元直 輯

宋 太祖

李壽 宋

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周世宗一日於宮中篋笥得一木牌題曰
檢點為天子世宗每見臣下有回方耳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為
檢點日侍傍而不之覺豈非天命之有歸乎昔漢昭烈謂孔明
曰我兒可輔則輔之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之取而劉禪果不
能承先主之業時世亂主幼太祖不乘時自取則天下之亂何
時而治乎故陳橋之變雖人心之已去皆天命之有歸也

太祖

脫脫 元

物論
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賍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今錄幕職躬自引對務學與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文明之治宋於漢唐蓋無讓焉嗚呼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太祖

柯維騏明

唐太史令李淳風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信哉周世宗鑒近代促運悉誅戮諸將豐貌者自謂無道慮然天下竟歸於終日侍側之檢點此豈非天耶夫利必復蹇必解五季之亂乃天悔禍時也宋太祖挺生寔應明宗之祝陳橋推戴夫烏得而辭諸逮天下既定傳位有盟先其弟而後其子雖素敦友于重違母命要之晉王智畧孰與武功乎夫帝之心非利天下灼然著矣野史氏乃言其興以謀又言晚渝盟故崩於弑皆弗綜其實實茲述本紀闕之毋令開創賢辟蒙些言議焉

宋太祖

顧克

昔藝祖皇帝提纛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閩金戈鐵馬之餘中外忻戴大志果遂議者比之朱全忠石敬瑭然香孩兒營兆其端

面方耳大神其相紫雲黑龍顯其異日光摩盪著其祥則天命
已有歸矣蓋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以應明宗之祝不
然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之耶即位之始
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讀虞書而嘆堯舜深嘉法網之疎幸
國學而贊孔顏肇啓人文之盛武臣亦令讀書宿儒處以翰苑
尊酒片言兵權盡釋如制嬰兒而利權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
其他服澣濯之衣碎七寶之器戒繡翠之飾命課農桑大辟覆
奏良法善政不可枚舉遵母后之教而挈天下於龍行虎步之
第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命將而曰毋得暴掠生民成湯弔民伐
罪之心也遣使賑貸諸州武王散財發粟之心也忠厚爲法子
育元元維持天下之具跨越漢唐故能披棘蕩榛剷削險阻壯
克劉李東克重進西克孟昶南克李煜取劉鋹於南漢服錢俶
於吳越臥榻之側鼾睡以除不諛者威賓服者懷而漠然徒見
山高而水清俾萬方無墜炭之勞百姓有息肩之地訛謂太祖
而非聰明神武不殺之主哉

宋太祖

王世貞明

宋所以得稱大繼漢唐者獨其君恭儉崇禮讓斬然家範謁乎
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略指數焉藝祖賢非晉
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積累氏之荼離君
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美藝祖一殿師耳固周帝之所如翼

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鼎革之際其爲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即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除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趾天下又失九之一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事契丹及二帝之北擒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裨受之迹焉宋亡而啻壁輿觀再辱王庭抑何甘心絀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第也其統於晉亦第也語統者伸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亦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爲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况濂洛爲也彼以爲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范質

劉定之明

臣當死忠子當死孝自人紀肇修以來不可一日而廢也范質爲周宰相親受顧命誠與國同休戚者今周祚既移宋鼎已定質雖知天命有歸力不能救亦當勒兵拒之戰而不勝復以大義正之至再至三然後引劍自刎上也扶幼主保太后周旋其

間志圖復興宋必惡而殺之次也閉門自守象不食粟而以死自誓又次也夫何死節之心不堅保身之謀實切其與馮道歷相五朝易面變辭賣國以圖苟全者何異焉噫壞有宋初年之人心者非范質而誰

范質

周禮

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范質等周朝舊臣食君之祿受君之任非一朝夕矣矧與宋主比肩北面稱臣昭灼耳目不可掩也顧乃偷生賣國忍耻事讎四維既絕安足爲人尹氏論馮道浮沉取容迎降賣國取易人主所當廢斥貶責不使得與縉紳之列可也今乃顯榮終始極其殊遇豈有一人臣身事四姓十君尚可得齒於人乎用是而觀五代表亂之極而禮象廉耻爲之掃地詎不深可哀哉

范質王溥魏仁浦

柯維騏明

范質持廉奉法王溥魏仁浦寬厚長者皆周世宗所拔擢賢宰相宋興爲將校迫脅逡巡北面以倡導群臣誠有佐命功然宋未久策免忘之耶抑鄙之耶儻夫計直自給亟易主而不嫌是屬亦務全軀保妻子寧恤人國之存亡哉質垂沒寢謚之戒追悔何及以彼平生清雅博聞竟碌碌若是他尚奚訾假令仗節完令名當與夷齊爭烈矣

贈周韓通爲中書令

陳桎明

物論
太祖入京韓通以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率衆捍禦此人臣盡忠死節當如是也王彥昇逐之其格鬪遇害理或可說乃及其妻子而殺之何其殘滅之甚耶太祖即位追贈韓通爲中書令以彥昇專殺終身不受節鉞賞罰之典固已明矣然以漢高祖封雍齒斬丁公之事觀之似有失於輕重焉蓋韓通以盡忠而禍及妻子當憐其死節而錄其子孫彥昇以違命而殺戮忠良當誅其違命而顯其後裔則庶幾公天下之論而服天下之心矣奈何狃於目前之見知追贈韓通之爵而不知錄其子孫之象知不受彥昇節鉞之重而不知正其違命之刑此所以恩不能及遠威不能服衆而失王道之六也然而漢高之封雍齒畏沙中之偶語也宋祖之贈韓通抑王者仁心之自然也故以宋祖自然之心論之則其賢於前代創業之君遠矣

李筠

莊景明

李筠功雖不成其氣壯其理直千萬古綱常係此一舉筠亦偉丈夫也哉其曰居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是可謂視人猶已而以忠臣義士待夫石守信高懷德也嗚呼曾謂旧人者反日以相視還戈以相擊而天理不存人心已死有如是哉雖然他人不足道也而筠之子守節方其起象兵阻其父於生前之時及其守上黨以城降忍背其父於肉未寒之日襲衣金帶銀鞍勒馬設宴從而亦與其

賜貪饕狗彘之富貴甘心於叛臣逆子之列筠之不幸而乃有
守節如此又當何責子趙匡胤石守信高懷德也哉

韓通李重進李筠

呂中明

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
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
者嘗臣漢晉矣曰智氏之豫讓非與

韓通李重進李筠

劉定之

呂氏論韓通李筠李重進在周爲頑民在商爲忠臣舉三人而
斷以一理其辨之未辨者與蓋韓通身爲宰輔社稷是寄李重
進爲周之甥義與太祖不共戴天其起兵死難呂氏許以爲忠
當矣李筠擅其鎮賦招集亡命嘗以私憤囚監軍使世宗不能
堪今掛像懸壁不過假此以蠱惑衆心耳寧有睢陽哭像之誠
乎以李筠並韓通相去遠矣

韓通李重進李筠

鄭天民明

韓通二李之死呂氏槩以三人爲忠而無辨宋史則右韓通李
重進而左李筠皆未足爲定論韓通之忠尚矣無可議也重進
安受中書令及後起兵非其本心苟誠有爲父報讎之心何不
發於青州未移鎮之先乎李筠懸像對使而泣天機觸而良心
矢發天籟鳴而宿怨冰融長子守節之諫不聽而軍力單弱亦
不暇顧謀雖未善而心固忠矣焉可以昔日少忤於君而遂廢

其晚節乎後周忠臣筠次通而重進又次之

評 三人之死志皆可尚即二李之起兵豈不知非宋之敵哉特有所激於中而自甘一死耳筠之赴火重進之盡室自焚不亦重可憐哉四公之論呂公鄭公似為與人為善者若劉之罪筠張之罪重進則各有所見亦曰春秋責備之意與

趙普

脫脫

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旧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為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橋之車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

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普嘗以勳貴自伐偃武修文慎罰薄歛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以輕動為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讀書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魯論耳昔傳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普為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著龜聖謨宋之為治氣象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普與有力焉豈非學力有限猶有患失之心與君子惜之

趙普

柯維騏

有撥亂之君必有翊運之臣咸天所置以爲民也當六師推戴
太祖人謂太宗趙普豫聞其謀事定加恩第擢普樞密直學士
累年始授之政而普恂恂然未當貪天之工以自伐其器量已
越人矣帷幄圖回動中機會務矯五季夙弊爲社稷樹久長之
基勲烈不亦茂哉配享褒詔擬之呂望蕭何王者之佐固非普
倫若普稽古訓以飾太平則優何遠甚獨惜太宗構涪陵之獄
而普有力其間魯論謂大臣以道事君胡弗省耶於乎世儒日
誦聖言而志邀利達甚至敗人家國者不少奚於普責備哉

趙普

呂中

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運幽薊之伐其再相太
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
稷之大計也然普以天下爲己任故爲政專所以啓雷德驤父
子之謗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倫不過方重清介自守之相耳

趙普

劉定之

相業之不明於世也久矣自伊尹相成湯傳說相武丁周公相
成王聖德之功輝映天地千載之下繼芳躅者杳無聞焉爰及
趙普嘗謂太宗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治天下以半部佐陛
下致太平夫論語者誠修齊治平之本也使普果能知而力行
則其輔相之功豈不可踵伊傳周公之後塵乎顧其常以微時
所不足者言於太祖及以睚眦中傷人甚多又以私憾竄盧多

遜是不知以直報怨也教李符上言廷羨怨望是不知孰不可
忍也遣親吏往市秦隴屋材及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是不知
君子喻於象也出居河陽且憂不測是不知仁者不憂也既不
能知此數者又安能以知相業之大故語其相國之功則優論
其爲相之道則未也

宋太祖傳位論

陸 佺明

或曰杜后賢后也知古今識義理其於境外之戒三從之道知
之素矣臨終而奸大命豈其本心與然則何如曰太宗之謀也
陳橋之事太宗與有力焉覬覦之萌久矣無所施其計而逞其
詐故詭言於太后借其臨終之口以爲他日之地耳然則太后

何以聽之曰長君幼兒之說動其利害之情次及廷羨之言觸
其愛少子之念故不覺其言之入而信之深也豈料其賊心機
智也哉然則太宗有黨乎曰有昔漢景帝欲以位傳梁王竇嬰
直之以漢約其事遂寢趙普受顧命不惟不能諫又從而和之
豈非其黨而然與他日慮太祖之或變也又上表以請之以堅
其盟而固其心又何待於已誤再誤之言而後知其奸哉於乎
太祖何負於普耶豈特趙普爲太宗之黨廷臣皆其黨也昔者
漢文帝即位未幾群臣請願建太子以重宗廟社稷宋祖即位
十有七年之久曾無一人建此議者豈非盡爲太宗乎或又曰
太祖創業股肱心腹之臣布列內外恩深而義固何至於是也

曰不然太祖既不能樂然從母之命以付其弟又不能毅然守禮之經以立其子遲疑兩端久而不決誰肯佐不斷之主以犯赤族之誅哉故爲天下之主而無斷奸雄生心而忠良携貳不致禍敗者幾希世皆以宋氏之禍由於杜后之失言太宗之奸逆而不知藝祖醞釀以成之也

杜太后遺命傳位光義光美及德昭

鄭賢明

說者謂杜太后遺命非太后之命而光義之謀也何以明之昔周世宗之初殂也遼漢入寇之報陳橋露刃之變義實與有勞焉想母子兄弟間必嘗盡吐其胸臆特不可明以告人耳光義能謀其兄爲天子獨不欲以天子自謀其身乎太祖私以爲當

傳於弟光美亦自以爲當受於兄故俾太后臨終命之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天下聞之將頌賢母有大公保世之心異日兄弟爲堯舜授受之舉其籌畫不已秘乎然又欲傳之光美何噫此乃子產立公孫洩之意蓋欲塗天下耳目使人不覺其爲圖篡之報也不然由光美再傳德昭尚非長君乎大抵當時事勢有不得不爲是舉者即以唐事觀之高祖開基其經營百戰以定天下者大都皆世民力建成特恃其長欲據其位元吉不度德量力又從而從瀆之蓋亦思帝建成以次及已也是以有禁門喋血之禍太祖英雄蓋世豈不知德昭威望遠去光美龍行虎步平日所謀縱傳之德昭寧能使光美偃然居德昭下乎政

恐建成元吉之禍未必不再覩於斯時也夫自太后命之太祖傳之其意顧不啻足矣即位之初不逾年改元宋后崩而不成喪德昭德芳廷美相繼而不得其死其悖戾殘虐尚無忌憚如此儻金匱無盟大寶傳子以彼之雄心狠氣蓄忿積恨吾不知其流毒當何如也蓋光義初心惟恐已之不得為帝耳既得為帝即思以傳其子孫視弟姪若仇敵然形迹猜忌使之不得自容故一言不合即動詞色致令弟姪為匹夫匹婦計以為無復之耳不然德昭廷美遽肯甘心自斃耶雖然成光義之惡者趙普也昔王珪魏徵猶欲輔建成以圖帝荼况趙普輔相勲名卓有可觀而風聲氣習猶然五季之雄傑也蓋其處心積慮惟知有富貴而已河陽上表明自託於光義反覆之情識者已覘其微豈待已誤再誤之對而後知其渝盟哉嗚呼光義趙普其負太祖恩顧不甚與

高懷德王審琦等 罷宿衛就鎮

呂 中

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盃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復父之讎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烈王能正韓魏趙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有拙婦濁亂於內則漁陽鼙鼓必不啓方鎮

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賊温鋒及必不成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耳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高懷德王審琦等

許浩

聖人之御天下不必其無亂臣而能使之不亂何者蓋臣之從亂以不得其欲也若果能體其臣而於人之有功者必尊其位必重其祿而有以慰其心則其於上不啻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扞頭目所謂巨室所慕一國天下皆慕者是矣亂曷從而至乎故周既東而後有桓文桓文不生於西周也唐既衰而後

有安史安史不出於盛唐也是知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耳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耳是在人君御之何如不繫乎兵權之解不解也普不務導其君體其有功之臣而尊其位重其祿以務悅其心以餌其亂而汲汲然防其臣之為亂未矣帝王之於臣下推心置人腹中安得人人而疑之乎又如普言則將如周世宗見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後為快也脫有天之所植如太祖者普安得而殺乎普懲目前之弊而不知經國之遠圖矣厥後徽欽北轅高宗南渡德祐啣璧端舄航海豈臣強之故哉

評 兵權之釋大是遠慮未可非也若後世之事則雖聖人亦不能預必者

韓令坤慕容延釗符彥卿

脫脫

五季之亂。內則權臣擅命。外則藩鎮握兵。宋興內外廓清。或納節以備宿衛。或請老以奉朝請。雖太祖善馭將。諸臣知機要。亦否極而泰之時也。彥卿一門二后。累朝襲寵。有謀善戰。聲振殊俗。與時進退。其名將之賢者哉。令坤延釗素與太祖稱善。平荆襄。則南服底定。鎮常山。則北邊載寧。未嘗恃舊與功。以啓媿隙。創業君臣有過人者。類如是夫。

折德宸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

柯維騏

五代契丹馮陟敕並邊諸族時為捍禦然世據土握兵天子世羈縻而已宋興契丹叛服不常宋真以來夏州繼起為患不能不軫廟堂之憂而曲為之防是時雖革世將特於折氏諸族寵數加優許以承襲而難不愛死罪不辭罰羈束服習若牛馬然楊子雲謂御之得其道則徂詐咸作使其弗信耶折德宸而下疊產名將勲節並懋王承美李繼周分蒞種落克世其賊君子以為難若馮繼業孫行友輩豈以微勞而掩巨慝哉

李漢超

閩南民有訟漢超者太祖責其人而遣之又密使使諭漢超

鄭伯乾

太祖知閩南非漢超不可治而強娶民女不償民錢又法所不當容於此果聽民之訴而罪漢超與愛民則是矣如害於臣何聽超之驕縱而不治與禮臣則是矣如害於民何太祖不得已而始以強詞陽責其人不惟可以絕民之訟而且安將之心復

陰諭漢超而姑貸其罪不惟可以感將為善而能使將愛民矣是君以民為心而愛臣臣以君為心而愛民豈若專於為臣而不恤其害民專於為民而以刑名繩下者哉

郭進

西山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

劉劄明

太祖之待郭進曾鞏以為馭將得宜嗟呼太祖之心豈得已哉蓋以郭進量寬而德厚禁明而令嚴邊寇未平四郊多壘不如是不足以安邊將之心而責其成功耳而使郭進如王彥昇之暴軍中所訟皆實太祖之制又安得如是而施耶此蓋一時應變之權非萬世不易之法也曾鞏之言安知馭將之宜哉

評 待漢超則委曲待郭進則質直是可以見太祖之善將

將矣故鄭氏謂愛民愛臣兩得其道劉氏以為一時應變之權是也此正馭將得宜之說矣

曹彬潘美

脫脫

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蠱之蟄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饋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益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即位之初遂受征伐之托劉鋹遣使乞降美諭以上意辭嚴美正得奉辭伐罪之體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謚武惠皆與配享子孫皆能對立享富貴而光

獻仁宗

章懷真宗

皆稱賢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

功名守法度惟彬爲良將第一后季濬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
遂歷清顯謂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曹彬潘美

柯維騏明

宋承五代之後群雄僭號寓縣分裂久之次第討平總戎之勲
備哉曹彬所至不妄殺一人秋毫無犯史稱爲宋良將第一潘
美抑其次乎夷考彬平生愛及蟻虫奉使卻私餽仁恕廉慎蓋
天性然也美知漢之將亡語里人曰大丈夫宜乘時樹功名羞
與萬物共盡後來建立卒如所志兩人同謚武惠預配享子孫
各克紹前徽而光獻章懷又皆稱賢后自昔勲臣閥閱無若是
盛者彼負才而寡識溥功而厚享禍福宜相懸矣

曹彬

陳文燭明

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疇不詆曹彬之失言予意所
言實彬善處乎功名之際者也何也昔者使相之約言猶在耳
俄而背之帝豈不疑我負氣悻悻挾功而輒望也者萬一謔間
少開則禍延赤族韓越固赫赫前日事也於是以得錢愈得官
之言颺于衆聽度令帝聞而深念曰彬祇爲厚利不愛高爵也
如此可以貨處而無諾責也又如此即今說言高張美非交構
而帝心之疑且冰釋矣與王翦請美田宅蕭相國買田宅自污
詎不千古同軌哉不然則數篋書行李蕭然彬固清介人也
肯徇財若是而爲此自點之談哉此一言也上安主心下杜讒

口真可謂爲人臣處功名者之鵠

沈義倫 為樞密副使

李之藻明

當宋之始造振旅西征而王全斌實推轂仗鉞往董其師以天之道廟算之靈諸將之効力而士豫附遂沂巴江排劍閣破竹席卷以無虞於蜀道難而孟昶小豎固縛乞降百姓方幸䟽逃不閑阻深宵昧得耀於光明而全斌不能奉宣德意嘉與之更始以衽席瘡痍對西人之望迺猶泄泄然效五代驕將故事煩刑黷貨淫縱以逞使反側之民置然恣其樂生之心遂以泮渙而全蜀板蕩雖幸而夷之而天吏逸德猛於烈火濫矣一時受賑奏凱諸將功雖茂而罪掩之唯義倫獨清慎自勅蕭然一介

行李圖書數卷不効諸將爭走金帛之府以費官家車牛還爲膾污此其於西征將士所謂鉄中錚錚者乎且也帝廉其勤慎錫之顯賞猶以諸將得罪故不欲偃然自表異以爲行列蓋因是以厚結主知特荷簡眷嗣有曹國華之薦乃以樞密副使授特拜之命夫義倫之當西征時在全斌麾下偏裨任耳非有奇謀深策出神入鬼可以折衝千里又非有鼓勇先登斬將搴旗攻城野戰之功論功行賞固宜爲諸將殿而第以清慎一節擢副中樞是將使受金之陳平不得效六出之奇而尾生孝已無益勝敗數者袖手盍諾於軍事仇怨之日抑何舛也嗚呼帝之用意微矣帝積苦兵間目擊五代諸將頑鈍不靈嗜利無恥

小者峻削士伍蕩掠民黎大者市國賣降暮仇朝君當時若樊何輩固不可勝誅而石守信諸藩陳橋推戴所謂非公等不及此者雖陽德之已陰薄之矣蓋觀於盃酒釋兵數語而見帝之厭薄諸將深也豈非以其嗜利亡耻也哉彼恐其握兵宿衛以國爲市故其使釋兵也綷纒教以市便好田宅妻買歌兒舞女爲言以羶悅其心而默消其希覬大利之意蓋帝陽施陰設利人之有恐人之效之也既以受諸將推戴藉其功力恐其貪利無已又轉而它屬以爲市也故黷貨之全斌平蜀之功不錄而罪及焉不少假借羨倫即碌碌無功能直以啗書數卷恬於貨利得推擇爲樞副此帝風示諸將之微意也斯意也國華見之矣故論諸將獨以羨倫稱首而他日平江南不拜使相而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蓋以是見其爲欲易足而恬於利也雖然帝之靳賞於彬也有市心焉而彬先見之彬亦善量主也哉

劉溫叟

葉向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不可動之節人情之所趨而彼有所不屑以微見其意此其器識過人遠矣晉王宋之藩邸也溫叟藩僚也晉王之餽未爲非是而叟獨卻之不受羨則何居吾于是而知溫叟之用意深也漢之梁王蓋孝景愛弟也有太后爲之中主帝嘗許以千秋萬歲後相及矣而卒不克終其身唐太宗以英明蓋世之資尤非孝景比而禁門蹀血爲後世笑此

其故何也彼當其時其君皆無其德而一時之臣皆見利而不
知羨溫叟之于晉王微有以慮此矣方昭憲太后之終遺命嘗
欲以次相傳載之金櫃則晉王之在宋梁王之在漢世民之在
唐也噫宋帝在上天下非晉王事也一時寧無思自推附如勝
詭十八學士之流乎即有之豈盛德事哉今晉王無故而餽四
十萬緡果何為也晉王無故而餽吾亦無故而受是為晉王私
也異時安知推埋屠狗之夫不將以利動如漢唐哉而舍之封
識溫叟蓋有所慮而思以身防之也吾觀宋之稱為大臣者皆
屈膝寡廉趙普一出河陽即稱晉王盛德密啓藏之宮中為自
全計王博疾多遜而成廷美之罪悉利心也然則劉中丞之節
果可多得哉

樊若水

馮夢禎明

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
為也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劇孟克
融直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
用是觀之國有智勇辦力之士而不收用未有不資乎敵者唐
之樊若水令其射策入彀中而沾一資半級以繫官于朝則彼
將營營焉展四體以率職之不遑而奚他變之敢圖惟其拓落
不偶而伏在草茅遂致其怨對生心間閔獻策為宋嚮道而肆
夫反螫之毒是劇孟歸漢而七國之戈遂寢克融還盧龍而河

朔版圖爲之再失也然則有國者尚於智勇辨力之士羅而致之闕下而毋捐已之有以資於敵國則卓矣

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程敏政明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燾刪潤湘山野錄而啓之陳桎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爲實然爾夫燾之所以啟之者何也曰燾爲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錄正史不載而刪潤野錄之事附其下初意本以備闕文然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爲遜避太祖下階截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截雪爲截地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野錄出於僧文瑩之傳

聞固不足據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慟引群臣環瞻聖體玉色瑩然等語則亦初無毫髮可疑之隙而燾略加刪潤遂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夫燾既刪潤之以爲正文矣而又細辨其非者何也曰實錄正史皆謂太祖有疾命內侍就建隆觀設醮而野錄以爲無疾方且登閣望氣下階截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錄以爲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故燾反覆致詰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之先後本以爲刪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瑩反以啟後世之疑也夫桎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桎止據燾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爲之下妄以已意添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

子託命之語繫之則遂駭人之聽聞矣母子託命之語本爲王
繼息召德芳而發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桎以屬之壬子且削
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
相牴牾強合于一其附會比畫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保齋宋
論復指桎所書者以爲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過如此則其不
考又出桎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實錄載之
紀聞又出溫公事當不妄畫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過矣德
芳在當時年最少育於宋后或爲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於
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視其人溫公可據之人也溫公可據則
文瑩可出召德芳之事有則留宿之事無矣或乃謂畫之刪潤
蓋有意著太宗之惡姑引野錄以藉口而又自破其說以避禍
則臆度之大過亦恐李燾復生不肯自當爾史稱燾博極群書
其爲長編專務廣采擇焉不精殆有所不免也或曰太宗子孫
繼立故人無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後其事當無所諱亦無一
人言之者何也借曰高宗授受之懿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跡
益泯然元史成於歐陽玄諸公當時復何所諱又無一語及之
蓋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哉或曰太宗於
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
以追證燭影之疑是又不深考之故也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
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設次發哀群臣奉慰以后

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百官不成服故當時禮官之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銜之則其事亦在太祖崩後矣廷美之死趙普爲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於德昭之死非出於幽囚躡逼之舉長編謂太宗育其子惟吉於禁中日侍中食凡八年始出閣詔卽第供億悉與親王埒諸王子不得階也况德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忍其父爲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後來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今將之心加之以無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禎梁寅之流銳欲以篡弒加之恐皆以不見李燾全書之故正猶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而深文巧詆鉤致其罪偶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曰太祖既欲傳弟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考之九朝通畧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講行至太宗立直宗方知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故太宗廷美相繼爲之則知太祖亦承唐宋五代之習兼以年歲之未邁耳是或將有待焉而遽自意其死乎夫傳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摭拾小說強爲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惑此燾樞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搏對太祖火日之說終有可疑是不知搏於太宗初入朝終身未嘗見太祖其說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以懸斷者理與事耳以

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弒者多出深讎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爲萬一僥倖之圖於大內者觀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爲此含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爲凶殘絕世者所不忍爲而謂太宗爲之斷乎其不可信也矧類要野錄皆託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况於無乎予之所篤信者溫公紀聞之外一無取焉爾

燭影斧聲

尤 鈿明

天下之訛生於妄天下之妄起於疑訛傳妄億不足深辨而所以致天下之疑者君子當究其源矣夫天下之論未有無故而興也蓋必有所由起天下之疑亦未有無故而生也亦又有所由召黃龍之苑漢人之訛也而起於忌莽草木之兵秦人之妄也而生於畏晉疑似之心橫于中則耳目口鼻且有不可信者而况隱微之中垂絕之際倉皇急遽而人弗及者寧不有以起天下之疑而興天下之妄論也哉嗚呼宋祖臨絕光義受遺屏人密語固床而遜避截斧而丁寧此固理之所有而禮之所不能免者也何遽而疑太宗之弒逆也哉然太宗所以致此者則有由矣是故君子不辨其事之有無而深病太宗之所爲也嗟夫史之文勝也久矣事之不得其實也亦久矣公論之弗聞於

天下也亦久矣操觚染翰傳聞而書之其傳聞者未必信也
執卷挾策按紀載而褒貶之其紀載者未必信也無兄而盜嫂
三娶孤女而搗婦翁何非自明幾被千載之謗矣故紀子伯莒
子甲戌巳丑夏五之書春秋而後蓋無聞焉故史書之紀疑似
之迹其有無蓋不足深辨也故燭影斧聲之事本不足以累太
宗而所以來天下後世之紛紛者是則太宗之罪也愚嘗謂太
宗之罪有四而燭影斧聲之事不與焉更名也不踰年而改元
也宋后之不成喪也德昭德芳拜美之不得其死也此則太宗
之罪而所以來天下後世之謗者職此之由也夫太祖之託國
於其弟也固將慎始令終保其天性之親延固其社稷而利我
後之人也夫何太宗之忍也遺我令名我則更之是以背其兄
示天下也山陵未乾改元之詔下焉是以死其君示天下也宋
后之攢不忌先皇也太原班師而德昭自刎多遜長流而齊王
獲罪除逼以安後嗣也背其兄天下疑矣死其君天下又疑矣
不忌先王而除後人之逼天下抑又疑矣光義不可名又何取
於昞也天下已定何始曰太平興國也母后為託金匱為藏社
稷之臣為記何背之而弗顧也甚矣太宗之忍也故當時之妄
論紛紛焉燭影之書疑太宗之弑逆粘罕之禍謂太宗為報仇
弑逆天下之大惡也太宗固非純德之主也然亦豈華督商臣
王子圍劉劭朱友珪之儔哉其必不為此也亦明矣且夫金匱

之事朝野共知龍行虎步平日所議先帝將殂新君已入天下不歸太宗而將誰歸也太宗何須更之不可忍而忍於弒逆也哉其必不爲此也亦明矣太宗所以致此者由於前四者之罪耳蓋天下見太宗之忍於先君也而疑心生焉疑似之心橫于中而妄論起焉訛以傳訛而以妄爲真矣不然江湖野僧何以得聞宮禁之事也燭之影斧之聲何以必其爲弒逆之狀也而後之君子又何爲而謂之千古不決之疑也哉向使爲太宗者無吾之所謂四罪而慎始令終也則必無燭影斧聲之議縱有之亦不疑其弒逆之狀也必將曰屏宮人而遠之也太祖不欲死婦人女子之手也以正終也天下大計非嬪妾之所宜與聞也太宗之遜避也屬以大事而不敢遂當之也且前且卻哀痛之弗寧也截斧而大聲以屬之也臨絕之際丁寧諄復以警之也好爲之者欲其日慎一日而措天下於咸熙也斯狀斯言何以必其爲弒逆之事也哉故曰太宗之所以致天下之疑者由前四者之罪而燭影斧聲之事初不足以累太宗也

太宗

脫脫

帝沉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徽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後干戈不息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爲寶服澣濯之衣毀竒巧之器却女樂

之寵悟畋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閔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
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於欲
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
稼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耆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接
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帝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炳
煥史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
貶死武安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

太宗

晏彥文明

太宗篤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勲洪進納土錢氏入朝劉繼元歸
命於是并包四海混一六合子河漢之勝旃裘破膽烏白池之
捷夏人挫氣中外寧謐偃武脩文禮樂文章煥然可述其沉謀
雄斷儉勤納諫憫農恤刑崇德尚義遇災知懼過舉能悔是以
民窮而不忿兵罷而能戢惜上負杜后遺訓太祖大漸事有可
疑涪陵武功死有餘憾豈盡出太宗本心哉實趙普陰贊之也
難逃後世之議焉

太宗

柯維騏

藝祖受禪十有七年次第削平諸國獨太原猶負固吳越漳泉
未納土竟賴太宗之沉謀睿斷區宇混同雖不得志於幽燕而
繼述之業亦云弘矣且畏天憫人好文納諫昭儉防淫所以循
家法而培國基者日兢兢焉卒而五兵不試百穀屢豐非太平

之效耶惜大行在殯不踰年改元宋后之崩不成喪涪陵武功
並不得其死謂先帝何嗚呼是無怪議者有疑於受遺之際也

太宗

鄭伯乾

沉謀機詐險哉太宗之用心哉觀其密誘軍校以天子寄位於
兄公紹母后以天子顯授於已抱哭癡兒以箝公議之口復相
趙普以市私傳之言然而改號更名則弑兄之迹難欺怒姪貶
弟則據國之心立見人之視已如見肺肝陰謀詭譎何益哉雖
然致治之美亦有可取者焉

太宗

顧克明

太宗沉謀英斷勤儉自厲親征太原混一版圖喜於讀書而曰
開卷有益讀前代史而不令宦官預政立崇文之院封文宣之
後納直諫之疏禁寺觀之置賑江南之饒申戒諭之辭重循吏
之選嚴臧吏之誅重希夷之清隱嘉種放之高節因岐溝之敗
而推誠悔過因賀令圖之敗而蠲逋給復因彗星之見而避殿
減膳因旱蝗之變而欲自焚答譴故其致治之盛駕軼前王四
海誦德聲薰天地淳化至道之間治蹟為宋朝稱熙熙然與群
臣賞花賦詩而以天下之樂為樂雖觀燈乾元有自滿之意而
迹其所為亦無忝於太平天子庶幾有道仁聖之王矣惜其改
號更名怒姪貶弟皇后不成服壬子之夕無以解燭影斧聲之
疑耳

德昭 自終

劉定之

太宗可謂假仁者也嘗謂侍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若稍有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然則君臣之間且猶不可間隔况骨肉乎德昭之於太宗義則君臣親猶父子名在誓書以次相傳者也太宗宜察其才氣以使之若果有人君偉度則當器重之如其質性未純尤當茂擇正人以輔導之今乃置諸行陳俾從征伐及言太原之賞乃大怒之遂使慚憤自刎斯可謂之情通乎且德昭之言乃忠君利國之言非邀恩惑衆之言也太宗聞軍中有謀立德昭之語遂深忌之是知德昭之自刎乃太宗疑而殺之也德昭既死廷美德芳又安可保其令終乎嗟乎太宗慮後之心可謂至矣然徒能憂天下爲德昭所有而不能憂社稷爲蔡京童貫所傾可勝嘆哉

廷美

太宗疑其陰謀

王 鏊 明

甚哉人君之心不可不淡然無欲也有欲則有蔽而其漸常見於外由是姦臣得窺之以竒中其竅則不覺其入之深矣廷美未死群臣民庶不能無觀望此太宗之所危也中原用兵且復淵聖高宗之所疑也趙普以殺廷美餌太宗則復相成秦檜以歸淵聖恐高宗則和議定故兩人皆窮極權寵專且久者以其竒中其深慮而結之固也然太宗負太祖高宗負社稷二君皆負有爲之志而卒蒙惡聲其咎陷于欲先其私也

人物論
評以太宗比高宗以趙普比秦檜可謂老吏斷獄矣

廷美

阿魯圖

太宗以傳國訪於趙普者蓋由其良心發見有所未安故特觀物論何如耳爲趙普者正宜對曰太祖以唐堯至公之心待陛下陛下當以虞舜至仁之心報太祖昭憲之命誓書之言不可忘也若此則太宗雖有據位不傳之心亦不容於不止矣柰何趙普患失富貴徇疏其心乃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遂使太宗翻然改圖遽起背恩負約之意由是國之元氣世之天理人之大倫爲普一言而喪之矣

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宋琪

脫脫

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概可見矣初朗州亡卒嘯聚爲盜監軍事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禽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飢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盧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必通夕閱覽以是答問多中宋琪始爲程羽賈琰所抑繼爲多遜所忌其後自負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觀則守道蒙福者非倖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雒善持論有氣節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耳嗚呼自昔懷才抱藝

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豈特宋雄爲然哉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宋史

太宗勵精度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迭歸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修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爲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爲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爲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况四臣者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此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柯維騏明

太宗續大業而臻盛治匪獨謨畧懿也蓋亦有良執政之助焉李昉循謹重厚似薛居正呂蒙正雅量忠實似石熙載張齊賢明敏果斷似趙普賈黃中持廉有容似李穆帝方勵精政事虛懷聽納數君子者將順德意協贊昇平想見當時賞花曲宴庶幾卷阿之風乎

錢若水蘇夷簡等

柯維騏

宋制中書樞密並設副貳以參大政贊要機必其人明敏達世務乃克勝任加以文章檢操進退有禮斯爲全德如錢若水是矣蘇夷簡沉酣無節失之放溫仲舒以怨報德失之薄辛仲甫委權同列失之怠郭贊營營生業李至利人之貲失之陋王沔

罷政祈哀王化基抗章自薦失之競然或以詞華或以吏局篤厚可以敦俗嚴明可以集事各有所長誰能掩之且化基之子若孫歷顯劇播聲譽又足徵其家範焉大抵喜功者畧細行持重者乏異能古人所以嘆才難也若夷簡輩大宗愛護而器使之善夫

錢若水蘇夷簡李至等

宋史

若水機鑒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毅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刻仲甫以吏事爲時用未免苟容之誚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

贄辨曹彬之誣化基申禹錫之枉同日語也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二子與舉正化基子繼踐台佐得風憲體舉元化基子任取邊郡有持重稱矧詔化基孫之父予又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張宏趙昌言陳恕

宋史

張宏爲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備位趙昌言爲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乎宋失政矣趙昌言識李沆器王思陳恕取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趙尚氣敢言恕爲宋人能吏之首有足稱者然趙好獎拔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

爲也

張宏趙昌言陳恕

柯維騏

張宏以文行被遇太宗由呂蒙正張齊賢諸大臣爲之薦譽又
歷通顯少敗事亦不負所知矣真宗眷王欽若厚趙昌言按獄
不之避氣槩如此何論樹黨細過乎陳恕又典計司爲宋能更
稱首其卒也張詠稱惟公惟正爲國家歛怨於身再三嘆不場
得况平生於孝最隆哉

楊業荆罕儒曹光實王貴附

柯維騏明

昔晉荀林父不能遏先穀之違命故楚得敗之於泌春秋蔽罪
林父以專制之柄在焉王侁剛愎頗類先穀楊業既知不可與

契丹十萬衆爭鋒乃爲侁所激覆軍殞軀誰之咎也荆罕儒曹
光實並貪而輕闇機宜世豈有暴虎馮河能僥倖者乎然二人
實當捍城之寄臨戎力戰趣刃如歸蓋異夫偷生喪節者而業
部將王貴及麾下百餘人悉從以歿其有田橫之風哉

李進卿李漢超郭進等

脫脫

宋初交廣劔南太原各稱大號荆湖江表止通貢奉契丹相抗
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於謀帥李漢超屯關西馬仁瑀守瀛州
韓令坤領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勳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
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
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海屯環州王彥昇守

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
筭權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税許其召募亡命
以爲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爲飲食
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貴能養死士以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
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
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
群下之所致也若李進卿楊美亦專師西征而美居北海以樂
易結民心誠得爲政之本延握承矩守恩允正皆紹先業以勲
名著承矩議屯田贊和好其謀甚遠守恩以果敢死事宋之武
功於斯爲盛焉

劉福王守忠田仁朗等

柯維騏明

夫輸忠奮勇以捍禍亂鎮疆場者武人之職若劉福輩累勲膺
寵寡過保終詎不難哉考其發跡僅一二出將家餘率由草澤
或無賴亡命咸能自勵自樹全功名易昂初六之象曰利出否
以從貴也其斯之謂與

四

